

# 语言学新解

熊学亮 编著

# 目 录

作者的话 .....	员
<b>第一章 语言的性质 .....</b>	<b>员</b>
第一节 交际略谈 .....	圆
第二节 其他交际方式示例 .....	源
第三节 人类语言的主要特征 .....	缘
一、语言的任意性 .....	远
二、语言的生成性 .....	苑
三、语言的双重性 .....	员
四、语言的置换性 .....	猿
五、语言的离散性 .....	源
六、语言的习得性 .....	源
第四节 语言学的体系性 .....	缘
一、共时语言学的体系性 .....	苑
二、西方语言学的历时扼要回顾 .....	苑
思考题 .....	怨
<b>第二章 语音学和音系学 .....</b>	<b>圆</b>
第一节 语音学 .....	圆
一、语音特征设计 .....	圆
二、特征冗余现象 .....	源
第二节 音系学的基本概念 .....	圆
一、音位 .....	圆
二、变音 .....	圆
三、变音的互补分布 .....	圆

四、自由变体 .....	園
五、最小对立体 .....	園
六、区别特征 .....	獮
七、音系规则示例 .....	獮
思考题 .....	獮
<b>第三章 形态学 .....</b>	<b>獮</b>
第一节 自由形位和依附形位 .....	獮
第二节 派生形位和屈折形位 .....	獮
第三节 语素和变素 .....	獮
第四节 形位的界定 .....	灑
第五节 形位、字和词的鉴别 .....	灑
思考题 .....	灑
<b>第四章 句法学 .....</b>	<b>灑</b>
第一节 成分分析 .....	灑
第二节 成分定义 .....	灑
第三节 内向结构和外向结构 .....	灑
第四节 句法的动态分析 .....	缘
一、生成语法 .....	缘
二、生成语法的理论基础 .....	缘
三、短语结构语法 .....	缘
四、词库和词项插入 .....	远
五、句法转换 .....	远
六、句法中的语义问题 .....	远
七、三种结构语法比较 .....	苑
八、生成语法小结 .....	苑
思考题 .....	苑
<b>第五章 语义学( I ) .....</b>	<b>苑</b>
第一节 语义学的几种哲学态度 .....	愿
第二节 语义学的操作基点 .....	愿

一、理论位置 .....	愿源
二、形义三辨 .....	愿缘
三、语义组构 .....	愿苑
四、命题 .....	愿苑
第三节 词汇语义学 .....	愿愿
一、内涵词义 .....	愿园
二、分解定义 .....	愿园
三、词义的半影 .....	愿源
四、词义分解的语句效果 .....	愿缘
五、分解法的欠缺 .....	愿愿
六、人常用词义的外延交际 .....	愿园
第四节 词汇概念的形成 .....	愿员
一、词义的理想化 .....	愿园
二、基本范畴 .....	愿源
三、原型 .....	愿苑
四、对“模型”的再思考 .....	愿员
思考题 .....	愿猿
第六章 语义学(Ⅱ) .....	愿缘
第一节 语义蕴含 .....	愿缘
第二节 语义先设 .....	愿苑
一、先设在话语中的增生 .....	愿怨
二、先设否定的解释序列 .....	愿员
三、先设的投射分析 .....	愿猿
第三节 语义和句法的接面 .....	愿苑
一、义元界定 .....	愿怨
二、义元和句法关系的互动 .....	愿园
第四节 被动表达 .....	愿园
一、义元和论元的互动 .....	愿猿
二、被动表达的语际差异 .....	愿缘
思考题 .....	愿怨

第七章 语用学 .....	员园
第一节 言语行为 .....	员员
第二节 会话含义 .....	员猿
第三节 间接言语行为 .....	员苑
第四节 礼貌原则 .....	员愿
一、范畴化中的文化辐射现象 .....	员园
二、文化参数分析 .....	员园
第五节 关联理论 .....	员缘
一、语言交际的基础是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 .....	员苑
二、非琐碎性质的演绎删除推理 .....	员愿
三、显义和隐义的界定 .....	员园
四、语境是变项 .....	员园
第六节 语用先设简述 .....	员猿
一、语境对语用先设的触发和制约 .....	员缘
二、语用先设的心理空间解释 .....	员愿
第七节 语用适宜性示例 .....	员园
第八节 语用推理的知识基础分析 .....	员源
思考题 .....	员愿
主要参考文献 .....	员园
后 记 .....	员苑

## 作者的话

《语言学导论》这门课我已教了好些年,以前授课的对象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教材用云里雾里取砸道森编写的粤土知理郎道里操土喇蓬指弄某的第四版(忽忽年出版)。虽然这本教材的内容比较翔实,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英语专业低年级的学生来说,的确还是难了一点。从圆园年年初开始,复旦大学教务处把这门课转换成了供全校学生选修的基础课,因此就很有必要编写相关的教材。既然是编写一本书,就不能简单地重复他人的作品和劳动,而应该在内容的创新和编排的合理性上下功夫,否则还不如把市场上能买到的现成教材拿来一用。现在外面用中文或英文编写的类似语言学概论性质的书籍虽多,但都有大同小异之嫌,无非都是把语音、音系、文字等范畴的细节,按部就班地描述一遍。

本书既然以《语言学新解》定名,就要在“新”上做到名符其实。本书的新处,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收入当代语言学最有代表性或最为典型的内容;二是在分析上进行“点击式”精细讨论而放弃面上的完整,即不必包罗万象;三是在编写的纵向和横向两根轴线上显示出与其他同类书籍的差异,以达到“别具一格”的效果。当然创新并非以牺牲书的质量为代价,而是努力在解释方面有所突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书深入浅出,竭力避免大篇幅的语音、文字等方面的罗列,取而代之的是触类旁通式和举一反三式的定点描述方法。比如在分析语音特征时,不是把所有的语音和语音特征都罗列出来,而是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语音分析两到三例,借用代表性较高的语音特征和比较形象的描述方法,进行象征性的分析和解释。在介绍音位、变音等抽象概念和有关规则时,也不进行罗列,而是只介绍一到两种音位的变音过程,即力求教给读者们如何分析语音和语音系统的知识的技能,而将其他语音、语音特征、音位、变音等现象和过程,都留给读者们自己去分析和思考。这样做读者就有可能在弄懂最基本的概念和过程的基础上,进一步运

用学到的知识去分析和理解同类中的其他语言现象和范畴。同样,在形态学、词汇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等章节,本书也采取抛砖引玉式的分析和描述方式。本书作者相信,这种避开宽度在深度上做文章的方法,能达到节约篇幅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书的横向布局方面,所选的素材除了具有代表性外,还大胆地在适当的程度上引入了认知语言学、句法语义接面分析等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的热点和比较前沿的课题内容,并尽量用浅显的语言把有关的内容示范性地进行分析给学生和读者看。这种做法并非要求学生自己去研究,而是做给他们看,让他们体会过程,促发他们的有关思考。这种方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反映在下面三个方面:一是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二是由于所分析的语言学领域涉及到英汉对比的激发性思考,因此学生和读者能从中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个性以及有些语言现象表层背后的深层运作机理,以便为将来深入的语言研究和学习其他学科和课程打下一定的基础;三是在介绍语言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适当纳入作者自己的思考、分析和研究,以便达到既能让语言学初学者得到启蒙又可供研究生、语言教师、对语言学感兴趣的人参考借鉴的双重目的。本书甚至对语言研究人员也有参考作用。

大多数语言学导论性质的书,多少都提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边缘语言学( ~~黄~~ )方面的基本内容,而本书仅聚焦于核心语言学( ~~精~~ )的主要的和最有代表性的内容方面。比如句法学要介绍的内容实在太多,故在本书中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仅把重心放在生成语言学的标准理论( ~~裁~~ )模式上,原因一是( ~~裁~~ )是当代最典型和最有代表力的句法理论;原因二是以( ~~悦~~ )引领的生成句法学派或形式句法学派,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地对生成语法的技术机制进行修改,然而其初衷始终未变,仍然以原来的( ~~裁~~ )框架为操作基础;原因三是当代语言学的诸派理论都以生成语言学理论为定义出发点和理论评价尺码。这样一来,学生和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生成语法的新动态,他们从本书有关章节中学到的有关( ~~裁~~ )模式的知识将仍然有效,这就提高了学习的回报率。还有,在讨论语义学的基本概念时,本书仅讨论分解语义学和表征语义学的基本内容,不介绍形式语义学知识。原因一是一本小书不可能包罗万象;原因二是虽未谈及形式语义学,但本书对分解语义学和表征语义学的介绍,对学生和读者进一步学习形式语义学已经打好了基础,故达到了触类旁通的效

果。当然,在介绍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时,涉及到一定量的跨层次和跨学科的知识和内容,在讨论概念化过程中也有意无意地触及了一定的历时语言学知识,在语用学一章更是纳入了若干非语言性质的社会规约内容。但这些都并非纯粹的为了边缘语言学而定下的内容,而是把这些内容作为支持对有关语言现象进行深度分析的手段,故其实质仍然是核心语言学,即仍然属于核心语言学的范畴。

本书用中文撰写,一是可以减少学生或读者在语言转码上精力的追加投入,二是能够扩大读者面和听众面。有人可能会问:如用英语上课或用英语写书,学生或读者不是可以获得既提高英语能力又学习语言学知识的一箭双雕效果吗?事实并非如此,语言学毕竟不是讲故事。初学语言学的人,想要一下子弄懂所有的概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学习语言学必须重复学习和不断思考,此时再把英语当成信息的载体,中国学生的负担就会加重,学习的效果就会下降。语言学是一门思辨课程,不是提高英语听读能力的领地,提高英语水平的目的,可以在其他英语实用课上或通过自我训练的方式达到。

# 第一章 语言的性质

语言是人的一部分,但人对它却并不了解。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回答“什么是语言?”的问题。有时我们不得不感叹“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话的深刻哲理。研究物理学现象,人们会把注意力对准大千世界。然而研究语言,人却不得不把焦点反过来瞄准自己,到自己的大脑中去寻找答案。研究与人形影不离的语言,能帮助人进一步认识自己。

我们时常听人说起机器语言、动物语言、身体语言、舞蹈语言、灯光语、旗语、哑语云云,但这些都是不是本书中要讨论的语言。本书讨论的对象是人类语言,人类语言的神奇之处是其他语言所望尘莫及的。比如动物语言,无论多么发达多么复杂,永远无法用来表达虚拟概念,永远不具备隐喻、转喻、类比、范畴扩展等操作潜力。因此假如无附加的说明,本书中的语言一词,指的就是人类语言。

对语言性质的鉴别,一是受语言复杂性的影响,二是拘于学术观点、学派信仰、观察的角度、兴趣之异等原因,故语言的定义通常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嫌疑。如美国人类学家 蔡其勉(1904-1972)就认为,语言是人类的非本能的交际方式,通过有意发出的声音或写出语言符号等手段,来达到传递思想、交流感情和满足欲望的目的(蔡其勉,1972,《语言学》,商务印书馆,第10页)。美国生成语言学家 悦其勉(1915-1982)则把语言看成是一套句子的集合,每句长度有限,且由有限的语言成分组成(悦其勉,1982,《语言学》,商务印书馆,第10页)。不难看出,蔡其勉的定义忽视了语言的体系性,而悦其勉的定义又置语言的表意和交际功能于不顾。相比之下,本书采纳的是一种比较折中的态度,将语言定义成用来供人类交际的符号体系(悦其勉,1982,《语言学》,商务印书馆,第10页)。全书的编排体系也是以该定义为轴

线,首先在交际基点上将人类语言和其他符号体系分开,然后把语言体系分成语音、句法等描写层次,逐一分析展开。

## 第一节 交际略谈

交际(精言欲通)即信息传递,指的是把载有或编入特定信息的信号从一个终端传到另一个终端的过程。因为传递信号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对信号所载的信息就有编码(即在信号中编入信息)和解码(即从信号中解载信息)这两大步骤。这就好比货物的装卸过程。我们知道,民航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其目的并非是为飞而飞,而是以载人或载货服务为宗旨。如果我们把飞机比喻成信号,把乘客或货物比喻成信息,信号存载和传递信息的状态便可一目了然。

一般说来,信息通过信号被传递的过程,应该包括下列步骤:

- ① 将信息编入某种信号(体系);
- ② 选择某种信号传递(即交际)方式;
- ③ 通过某种媒介传递信号;
- ④ 通过某种途径接收信号;
- ⑤ 运用某种知识手段对所接受的信号进行解载处理(即解码)以获取信息。

也可以将此过程表述成下面这种“信号传递信息的模式”:

- ① 编码方式→②传递方式→③媒介方式→④接收方式→⑤解码方式

信息传递程序中涉及的“某种”概念,表达的是可以被具体内容替代的潜势。这有点像逻辑学中的变项(增项)可以被常项(精言)代替一样。比如将“英语口语”作为常项内容代入此式,产生的便是英语口语交际模式。

- ① 将信息编入英语;
- ② 选择说话这一信号传递方式;
- ③ 通过空气传递信号;
- ④ 通过耳朵接收信号;
- ⑤ 运用英语的词汇语法知识手段对所接受的信号(即听到的话)进行解载处理以获取信息。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汉语书面语”代入本程序,得到的便是“汉语书面语”的交际方式。

- ① 将信息编入汉语;
- ② 选择文字这一信号传递方式;
- ③ 通过笔墨传递信号;
- ④ 通过眼睛接收信号;
- ⑤ 运用汉语的词汇语法知识手段对所接受的信号(即所读到的文字)进行解载处理以获取信息。

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将信息编入英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按语言的音义关系或字义关系(即将某种意义和某种语音或文字挂钩)的早已约定俗成的方案进行,如将{书}的内容编入 ~~书~~这个词或[buk]这个音,故这种编码过程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在这种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语言使用者还可以将词语的意义与语言使用的场合即具体的语境因素结合,使词语产生新的交际含义或交际意图。发出[shū]的语音或用“书”的文字来表达{书}的意思,这是在语言体系中已经固定下来的音义或字义关系。然而,在一种场合发出[shū]的语音,表达的可能是{把书递给我}的意思,在另一种场合中发出同样的语音,也可能表达其他相应的意思。也就是说,将该语言符号与该符号的具体使用环境(即语境)相结合,可以产生多种交际含义或意图,既可能是{把书递给我},也可能是别的意思,从而产生了六步交际模式。

- ① 将信息编入汉语;
- ② 选择说话这一信号传递方式;
- ③ 通过空气传递信号;
- ④ 通过耳朵接收信号;
- ⑤ 运用汉语的词汇语法知识手段对所接受的信号(即所听到的词语)进行解载处理以获取信息。

- 
- ⑥ 结合特定的语境知识对已经解载的词语信息进行追加处理以获得含义(即交际意图)。

本章所讨论的内容,仅仅局限于音义或字义结合的五步交际模式。第六步所涉及的交际意图,即虚线下的那部分,涉及语言符号或文字的追加意义,这种追加意义以及追加意义和相关语境之间的规律,将在本书后面的

《语用学》一章中重点讨论。

## 第二节 其他交际方式示例

交际是传递信息的过程,以符号为基础,任何符号都是形式和内容相配的两面体。符号学家 李福蒙 曾经探讨过 缘因 这种符号体系,人类语言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然而光凭交际性,很难把人类语言和其他符号体系区分开来,因为所有的符号体系都具有交际性的特点。因此给人类语言下定义,恐怕还必须依赖其他手段。下面先扼要地介绍一种属于 李福蒙 符号学范畴的其他交际方式,从中体会它们与人类语言交际的差异,以作为后面对人类语言界定的铺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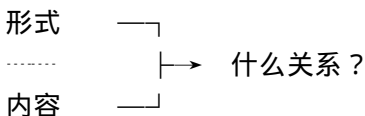
比如,暗号语属临时编码体系。设甲乙两人,分住在大学彼此相隔约两百米的校园宿舍区内。下午两人在教室相遇,甲问乙:“晚上看不看电影?”乙答:“现在还说不准。这样吧,今晚七点整你在寝室的窗前看我的手电光信号。亮三长两短意思是我去看,亮两长三短意思是我不去看。”结果当晚甲接到乙两长三短的手电光信号,因此“乙已决定不去看电影了”的信息,便成功地传给了甲。这种交际同样能分析成五步模式:

- ① 事先将信息编入两人约定好的符号体系;  
(三长两短 越‘去看电影’,两长三短 越‘不去看电影’)
- ② 选择亮手电光这一信号传递方式;
- ③ 通过光传递信号;
- ④ 通过眼睛接收信号;
- ⑤ 运用两人事先约定好了的信号和信息的匹配知识来对所接受的信号(即所见的亮光方式)进行解载处理以获得信息。

然而,这种暗号式交际方式仅仅是两人之间的默契,信息编入信号的方式可以随时改变,即可以随意变换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关联,故这种交际不具备人类语言所特有的形式和内容相配的衡定性和普遍性。恒定性指的是信号和信息的编码关系不能随意改变,普遍性则指的是信号和信息的关系,必须得到交际社团所有成员的认可。

## 第三节 人类语言的主要特征

任何符号都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两面体,考察符号两面之间的关系就成了鉴定符号性质的依据。于是就把符号分成象似符(象似性)、直示符(因果性)和象征符(任意性)三种。一种符号到底属于哪种性质的东西,可以按下面问题的答案来分析。



即我们必须先问“符号的形式面和内容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然后规定,如果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象似性的,那么就是象似符;如果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因果性的,那么就是直示符;如果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任意性的,那么就是象征符。肖像画和地图是符号的形式面,分别表示被画的人和有关的地理区域,故形式与内容之间有象似性而成为象似符的典型实例。而用烟的形式来表示火的内容,则是直示符的典型实例,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烟由火造成,或形式是内容的结果。用军衔的形式来表达军队等级的内容、用图腾来表示文化信仰、用[shū]的声音表示{书}的意义,都是象征符的典型实例,因为在符号的形式和内容两者之间基本不存在任何逻辑理据,仅有约定俗成或任意性可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的“理据”,指的是在语言共时平面上的语言符号的形式面和内容面之间的因果、先后、象似等“逻辑”关系,而不是符号被发明时的可能存在的依据。比如英语中的 *fish* 这个词,表示的是{鱼}的概念,即 *fish* 的形式和{鱼}的内容组合形成了一个语言符号。由于我们找不出这种形式面和内容面的逻辑关联,只好将该符号当成任意性符号处理。然而为什么首先使用或发明这个词的人,不用 *fish* 而在英语中完全可以成立的字母组合来表达同样的概念以建立另一个相关符号呢?是否每一个词语都像美国的 *60分钟* 特别英语广播节目中所说的那样“都有故事”呢?当然也有给物或概念随便命名的可能。然而,即使词语在创造时果真有其原因,我们也无法对这种遥远的历时原因作出到位的阐释,故在讨论中我们

不考虑类似性质的理据。

假如有一种符号的形式面是“匕首”，内容面是“杀人”，那么这种符号就带有直示性，原因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以经验和信仰为基础的功能因果关系。但假如用“匕首”的形式面和“友谊”的内容面来组合成一个符号，该符号就是任意性的，因为我们在该符号的两面之间，找不到任何理性的联系。因此，语言的符号性似乎以符号的形式面和内容面结合的任意性程度为主要依据。任意性含量越高，语言的符号性就越强；反之亦然。因此象征符的符号性似乎比直示符和象似符的任意性要高。此外，语言的符号性程度，似乎还与形式和内容两面结合的心理性、生物性和生理性程度成反比。

比如，德国心理学家埃丁·霍普夫对蜜蜂语言的研究表明，蜜蜂通过在蜂窝壁上跳出不同形式的舞蹈，来表达花蜜采集处和蜂窝之间的不同距离。“圆舞”表示的是“花蜜在几英寸内”的意思，“镰刀舞”表示的是“花蜜在几英寸到远英寸之内”意思，而跳“摇尾舞”的意思就是“花蜜在远英寸之外”了。此外，蜜蜂舞的节奏和频率，可以表达距离的细度修饰概念。舞得越慢，花蜜的距离就越远；反之亦然。我们认为，“圆舞”和“花蜜近”，“慢舞”和“距离远”等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可能有心理、生物和生理动因。“圆舞”和“快舞”的动因可能是心情愉快，“摇舞”的动因可能是心情焦虑。有实验者把蜜蜂带到采花处将其放回蜂窝，此蜂却跳出了比实际距离几倍的舞型，原因可能是人的参与增加了蜜蜂的焦虑程度，导致了舞型和实际距离的背离或脱节。

心理性、生理性和生物性，增加了蜜蜂语言的象似性动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蜂语的符号性。

### 一、语言的任意性

几世纪初，瑞士普通语言学大师索绪尔在上普通语言学课程时，对语言的“符号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此前人们普遍相信，语言符号仅仅是具体或可感觉到的（如可听到的）声音和相应意义的结合体，然而他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原因之一是每个人发出的声音无论在音质还是响度等方面并不一样，可是这并没有影响彼此之间的语言交际。原因之二是意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好把握，比如有些词语（如“苹果”）在真实世界里有对应体，故其词义可以借助其真实世界的对应体来理解。而有些词语（如“龙”）在真实世界里没有对应体，其意义又如何划定呢？表达相对的和抽象

的概念的词语(比如“幸福”)的所指就更无从谈起了。不同的人发同一个语音在方式和音质上的不同却不会引起误解,是 ~~任意性~~ 重新审视语言符号性质的主要依据。他认为,语言符号应该由“声音形象”( ~~任意性~~ 和“概念”( ~~任意性~~ )两方面构成。声音形象是符号的形式,概念是符号的内容,从而形成下列语言符号的两面对应基本单位。文字则是声音形象的记录。

	形式		声音形象
一般符号：	-----	语言符号：	-----
	内容		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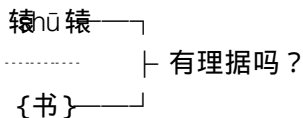
一般符号(即其他符号)的形式和内容两面多半呈一对一的关系,而语言符号的声音形象和概念两面都有变体存在,即一种声音形象可以兑现成一种以上的具体语音,一种概念也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显示出因人而异、因语境而异、甚至是因文化而异的特点,故语言符号和其他符号体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为此, ~~任意性~~ 把任意性( ~~任意性~~ )和直线性( ~~任意性~~ )分别看成是语言的第一基本特征和第二基本特征。任意性指的是符号的形式面和内容面的组合,不存在任何理性关联和逻辑动因。比如桌上放着同一本书,法国人用[livr]来指称它,英国人却会说[buk],而中国人就要用[shū]来表示了。由于找不到这三种不同的语音组合和它们所表达的同一种内容之间的理据,说[shū]的形式或声音形象和{书}的内容或概念的联系是任意的,恐怕不会过分。

然而又不能绝对地说语言符号的声象和概念之间肯定无任何理据可言,不然古希腊的哲人们为什么要分踞“自然主义”( ~~任意性~~ )和“规约主义”( ~~任意性~~ )两大阵营彼此抗衡呢?自然主义强调语言和自然的理性关系,规约主义则重视语言音义关系的人的约定俗成因素。自然主义的两大杀手锏,是“声音象征”( ~~任意性~~ )和“拟声造字”( ~~任意性~~ )现象,这是支持自然主义的有力武器。“声音象征”的意思是语音(组合)可以暗示特定意义,如一般认为 ~~任意性~~ 组合和与视觉有关的意义有关联,如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等等。但这仅仅是与 ~~任意性~~ 有关的一部分词语,类似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 等词语也与 ~~任意性~~ 有关,但并不表达与视觉有关的意义,故这种说法是有窥豹一斑之嫌的。此外,所谓“拟声”则是一种模仿自然声音的造字法,此法涉及面非常有限,且不能解释很多现象。比如英语中模仿公鸡叫的词语是 ~~任意性~~

而汉语却用“喔喔喔”。同样的叫声,为什么用不同的声音来模仿。用拟声造字现象来支持自然主义的人,恐怕永远也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有关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公共场合听到外国人叽里呱啦地说外国话而弄不懂他们的意思,是因为听者无法建立起外国话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联。外国人说英语,我能听懂,因为我修炼这种语言已有多年,已经建立起了英语符号体系的知识或音义关联。然而别人说西班牙语我却听不懂,因为我对该语言的符号关系一无所知。此外,无论国籍如何,儿童习得的语言就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中所用的语言,中国儿童在美国可以习得纯正的美式英语,英国儿童也可以在中国的自然语言环境内习得纯正的汉语。由此可见,人听不懂其他语言,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证明了语言符号音义关系是任意的。语言的习得不受人的生物基因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语法知识的习得基本上不受文化差异和人种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人的出生背景如何,都能自然习得与场合相吻合的语言。然而这并不证明语言有跨文化的相似性,最多只是证明了语言的习得有一定的生物基础,但绝不是用普遍语法或“语言习得机制”(这是早已被科学界所摒弃的)这种“天赋假设”(这是早已被科学界所摒弃的)来说明类似现象的。必须注意的是,语言习得(这是早已被科学界所摒弃的)和语言学习(这是早已被科学界所摒弃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儿童通过有限的语言暴露而自动获取语言知识的过程,后者指的是人通过主动学习而得到的语言知识,且多半指的是从语法和词汇开始的外语学习过程。语言习得通常发生在发育之前,而语言学习通常发生在发育之后,在界定上以大脑两半球的分工形成为依据。

汉语中“书”是一个文字符号,其声音形象面是/shū/,概念面是{书}。/shū/和{书}是该语言符号不可分割的形式和内容两面,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理据,就成为决定该语言符号到底是任意性质的还是象似性质的关键。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该符号就有象似性;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该符号就是任意的了。因此,语言的任意性,以语言符号的形式面和内容面

之间从共时角度考虑没有任何理性关联为事实依据。

语言的象似性和任意性,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要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语种(英语还是汉语?)、语言单位(词汇还是短语或句子?)、语言描写层面(语音层还是词汇文字层?)、象似的性质(功能象似还是形式象似?)等等。就文字而言,英语的任意性含量应该比汉语的要高,如用“~~鳃~~和“鱼”来表达{鱼}的意思,两者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鱼”的文字形式与其所指称的{鱼}的概念即真实世界中{鱼}的形象之间很象似。而这两个词语的语音表现分别是[fɪʃ]和[yú],看不出它们和{鱼}的形状和功能有任何关联。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汉语的文字“鱼”和其所指之间有象似性,但与其相应的汉语语音[yú]则与其所指之间没有象似性或仅有任意性,而英语的文字“~~鳃~~和相应的语音[fɪʃ]与它们所指之间没有象似性或只有任意性。同样,较短的语言单位的任意性含量可能比较长的单位来得要高些,如英语中 ~~形位~~(~~身~~表达的{再次}或{重新}等概念,其任意性的含量就比用两个形位组合而成的词语 ~~要~~要高,因为该组合词似乎与{再}和{印}的真实世界实际操作序列吻合,故两者之间存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也增加了符号自身的象似性。如能以此类推,对语言符号性质的鉴别,就会变得更为客观和有理有节。

~~有~~认为语言符号基本上是任意性的东西。此说在近 ~~年~~多年遭到中外众多学者的质疑,其中不乏过于激进的言词,比如有学者通过实验证明英语/i/和/a/音分别与{~~洋~~}和{~~遭~~}概念相联系;高频声调与轻便、微小等概念有关,低频声调则与巨大、沉重等概念有关,快速发音与缺乏自信心有关,慢速发音则与自信有关。因此他认为语音具有文化相对性。由于类似分析都面临着大量反证的挑战,我们认为最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折中和辩证的态度为好。因为在任何一种语言中,任意性和象似性是相辅相成的,是以互补的方式存在的。要得出有足够说服力的结论,研究者最好先把象似性定义清楚,然后再提供比较的基点和调研的数据,而不是凭空臆想,也不应泛泛而谈,或从自己学术的兴趣出发去贬低他人的工作。就英语的词汇体系而言,尽管至今似乎无人统计出象似性的百分比和任意性的百分比,说英语词汇体系的任意性含量比象似性含量高,似乎不会犯太大的错误。我们曾经从不同性质的英语文本中抽出若干段落进行词汇象似性分析,并未发现多少象似性词语。

因此,在自然主义和规约主义两派的对立中,任意性似乎慢慢地占了上